

文化寻根

柳琴的嬗变

□ 郑学富

1987年，山东省滕州市的文化工作者在东郭镇苏楼村发现了一把苏家祖传的柳琴，据考证，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柳琴。最早的柳琴构造十分简单，只有两条弦，七个用高粱杆做成的品位，音域很窄，仅有一个半八度，还不便转调。当时的琴体较大，演奏时有一竹筒套在食指上，用拇指捏紧，靠手腕甩动而拨弦发音，演奏形式别具一格。柳琴发音响亮宏大，音色高亢刚劲，乡土气息浓郁，专为拉魂腔伴奏。

拉魂腔原是流传于鲁南苏北一带的民间小唱，最早是灾民和穷苦人在农闲时，一家一户或一两个人结伴，走乡串户乞讨要饭时上门口演唱的小调，当时并没有管弦伴奏，也无服装道具，只用竹板或梆子敲击节奏。演唱内容是农村喜闻乐见的神话传说故事或充满生活情趣的小“篇子”，这种演唱叫“唱门子”。清朝乾隆年间，滕县苏楼村的文秀才苏道一就喜欢这种民间小唱，爱戏成癖，连雇佃工佃户都要选会唱戏的。苏家每年秋天都要种上四、五十亩地的荞麦，专留给前来苏楼村搭班唱戏的艺人食用，由此苏楼村也汇集了当时的各路艺人，逢年过节通宵演出，盛况空前。艺人们在一起互相切磋技艺，交流唱法。他们将流当地的肘鼓子、四句腔、花鼓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锣鼓钹子。苏家佃户王清精通音乐，自制第一把柳叶琴为其伴奏，使这种小唱更加圆润。在苏道一的指导下，吸收了柳子戏中的“耍孩儿”、“山坡羊”的唱腔格式，采用了四句腔的帮腔。

清朝咸丰年间，这种小唱出现了专业艺人和班社雏形，演出小生、小旦的“二小戏”，或外加小丑的“三小戏”，这种戏也叫对子戏。在长期的演艺过程中，形成了唱腔曲调优美，细腻婉转，尤其是唱词的句尾的拖腔委婉缠绵，有拉人魂魄的艺术魅力，从而得名“拉魂腔”。到了清末民初，拉魂腔已经形成七

柳琴是流行于鲁、苏、皖一带的民间弹拨乐器，因形似柳叶又称“柳叶琴”，又因外形及构造与琵琶相似，老百姓亲切地称其为“土琵琶”。200多年来，几经改革，柳琴由为乡村小唱伴奏的“土琵琶”走上独奏乐器的殿堂，实现了华丽转身。

八个艺人，或十几个艺人组成的职业班社，俗称“七忙八不忙，九人看戏房，十人成大班”。演出形式也由原来单一的“唱对子”和打地摊演出的“跑坡”，发展成为庙会会主唱的“会戏”，为富人做寿或办喜事的“堂戏”，以及祭祀清神敬仙、烧香还愿的“愿戏”等多种形式。随着班社人员的增多，一些大型班社开始出现，角色行当也逐步完善，走上了舞台演出。清朝同治年间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仅山东滕县和峰县境内有名有姓的柳琴戏班社，就多达100多个。滕县苏家班到清末苏友刚这一代更加红火，长盛不衰。当时有民谣说：“王清徐四苏友刚，十里八坡吃得香。”兴起于清道光末年的峰县华家班也是早期有影响的班社之一，活跃在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地区，以演出《钓金龟》《打干棒》《马驴驴换妻》等传统剧目为主，活动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除了这些大型戏班之外，当时几乎每个村都有三五个人由一家一户或两三个人组成的无名无姓的流浪戏班，常年奔波穿梭在乡村的红白喜事、开业庆典和过寿祝寿等仪式活动上，可谓村村有戏台，庄庄唱拉魂。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戏剧事业，也十分关怀戏曲工作者的地位和生活。1953年，将拉魂腔正式定名为柳琴戏。1953年2月，峰县柳琴剧团正式成立，走上了专业化、正规化的路子，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柳琴戏艺术，使这朵乡土奇葩绽放在城乡舞台。1960年，枣庄建市，枣庄市柳琴剧团应运而生，成为山东省第一个市级柳琴戏专业艺术剧团。

1958年，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民族音乐家王惠然和江苏徐州乐器厂合作改革制成三弦二十四品柳琴，由原来的两根弦变成了三根弦，音柱也由7个增加到24个。跟土琵琶相比，新型柳琴扩大了音域，方便了转调，音色也由闷噪变得明亮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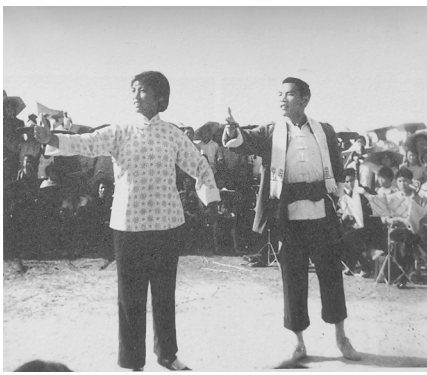
经过一代代艺人的努力，柳琴戏在剧目、唱腔音乐、舞台表演等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柳琴戏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其语言朴实生动、通俗明快，包含大量的俚言俗语，直白诙谐，妙趣横生，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健康情趣，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其声腔风格独特，旋律摇曳多姿，节奏或舒缓或明快，以丰富多彩的花腔，别致的拖腔区别于其它剧种。女腔委婉柔美，俏丽悠扬，优美动听。男腔粗犷奔放，质朴无华，深沉浑厚，独具风采；其内容多以表现当地人民的生活及情感、家庭伦理道德和青年男女的爱情为主要题材，间以表现英雄人物或帝王将相的内容，其传统剧目十分丰富，据统计大小剧目200多出和200多个唱词“篇子”。在许多传统剧目中，至今还保留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对研究我国的民俗文化，很有参考价值。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文艺春天的到来，柳琴戏被发扬光大，已成为鲁南苏北地区的一个文化品牌。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树立文化自信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1990年12月，枣庄市柳琴剧团排演的大型现代戏《山村锣鼓》进京参加第二届中国戏剧节，荣获优秀剧目奖、优秀剧本奖、优秀导演奖、优秀舞美奖、音乐奖等七项大奖。2006年，枣庄柳琴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徐州和临沂柳琴戏同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

20世纪70年代初，有“柳琴之父”称号的王惠然又研制出第二代新型柳琴——四弦高音柳琴。除了在琴弦和音柱的数量上又有所增加外，最主要的变化是用竹子代替了高粱秆，用钢丝代替了丝弦。这些改革大大改善了柳琴各方面的性能，音色明亮、优美，高音高亢、清脆，中音柔和、甜美，低音浑厚、粗犷，显著地丰富了柳琴的表现能力。王惠然因此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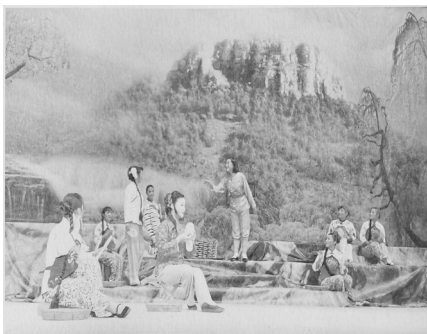
中国乐器改革最高奖、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科技进步三等奖。

改革后的柳琴结束了200余年来仅仅作为伴奏乐器的历史，走上了独奏乐器的发展道路。既适于演奏欢快、对比强烈、节奏鲜明、富有弹性和活力的曲调，也适于演奏优美、抒情的旋律，在乐队中能同琵琶、阮、筝和二胡等乐器和谐默契地合作。如今的柳琴由民间走上大舞台，由地方走上全国，走向世界，诞生一批经典柳琴曲。王惠然创作出的《春到沂河》《幸福渠》等50多首柳琴独奏曲，旋律具有浓郁的山东风味，描绘了祖国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的生活，一时间成为中国电台经常播放的乐曲，家喻户晓，影响深远，获得“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等10余项中国与国际性大奖，首创的“四弦高音柳琴”获中国乐器改革最高奖。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台湾柳琴新作品的出现，为柳琴音乐增添了新的元素，形成了别具一格，特色鲜明的音乐效果。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由台湾当代作曲家苏文庆和夫人郑翠萍联手创作。当时，曲作者夫妻在家中院子凉亭中与爱犬狗狗玩耍，突然一阵细雨不约而至，飘洒在绿茵茵的草地上、万紫千红的花朵上。雨霏，百花靓丽，绿草晶莹，在雨后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七彩光芒，倒映在泳池里犹如天上的彩虹，好像海市蜃楼一般，美轮美奂。此情此景，曲作者灵感陡起，有感而发，创作了《雨后庭院》。此曲以美景、情感为依托，借鉴西洋大小调作曲风格，每个音符像是雨后树叶上跳动的露珠，在阳光下闪烁，清新浪漫，给传统柳琴乐曲的创作注入了一缕清风。听此曲，仿佛身临其境，听到了雨滴飘落在花草上的沙沙声，看到了草叶上晶莹剔透的水珠和含苞欲放的花蕊，闻到了弥漫整个院落的芳香，婉约悠扬的琴声徐徐飘来，一唱三叹，柔情似水，使人沉醉在烟雨迷蒙的江南景色中。



上世纪70年代专业柳琴剧团下乡演出时的情景



大型现代柳琴戏《厚土》演出剧照



柳琴独奏演出剧照



民国时期柳琴艺人演出时的情景



扈鲁作品



问墨作品

艺术人生

书画伉俪 丹青人生

——扈鲁与问墨的艺术之旅

□ 杜斌 新文

“水光山色葫芦风，吉祥万代聚其中。扈鲁引来暮葫海，问墨笔锋牵芦梦。”当代著名诗人冰虹在她的七绝《致葫芦画社》里面，将一对在业界享有美誉的书画伉俪巧妙地融入其中，他们就是扈鲁与问墨。

扈鲁，本名扈庆学，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葫芦画社社长，当代“葫芦画派”创始人，著名画家，葫芦文化研究著名学者。因古代曾称葫芦为扈鲁，遂以此为笔名，寓意扈姓鲁人。

问墨，本名邢建玲，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女书画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

扈鲁、问墨的艺术情缘从儿时就开始在血液里流淌。扈鲁出生在沂蒙山葫芦崖脚下，从小生活在家家都种葫芦的环境中，随处可见蜿蜒的藤蔓和悬挂的葫芦，传说八仙之一铁拐李的宝葫芦即采自此处。看着葫芦从开花作纽到收获成熟，这种温馨的儿时记忆不断地在他脑海里生根发芽，扈鲁上小学时的第一幅素描作品就是家门前的葫芦，从此他萌生出一个远大的梦想——成为一名画家，用自己的画笔描绘他挚爱的葫芦。

问墨出生在沂蒙山区一个有着浓郁文化氛围的家庭，父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与艺术造诣，母亲是一位贤淑善良而又心灵手巧的开明女性。受家庭的熏陶，问墨从小就表现出对艺术敏锐的感受力，少年时期她就经常随美术老师画布景、做写生，在纯净的大自然中尽情呼吸艺术的芬芳。临沂是书圣的故乡，名家手笔随处可见，一笔一划都在问墨的心中激起涟漪，这为问墨日后精研书法播下最初的梦想。

扈鲁与问墨都出生于广袤神奇的沂蒙大地，成才于文明浸润的圣人之乡，一个质朴厚气和、貌恭行逊；一个性情恬淡、温婉如玉；一个主攻绘画，一个专修书法，夫妻二人相得益彰，琴瑟和鸣，成就了书画界的一段佳话！

艺术之路从来都是艰辛的。虽然扈鲁、问墨夫妻二人从小就在艺术氛围熏陶中成长，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更多的源于平日的刻苦练习。自幼家贫的扈鲁深知学习机会的弥足珍贵，1983年考入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国画专业后，四年寒窗，不稍懈怠，他的

同学译木先生（本名张洪波）曾于1984年为其作《老扈酷暑练功图》，成为他当时艰辛而勤奋的生动写照。扈鲁毕业后留校从事过多个工作岗位，但他从未放下艺术创作，每年都有百幅作品问世，且创作技法日臻精熟，著名画家杨象亮先生专门为他题写“贵在坚持”四字，一语道破扈鲁最宝贵的品质。

每当扈鲁在画室挥汗如雨的时候，旁边总有一个倩影与之相伴，那便是同在悬腕挥毫的问墨。问墨的勤奋丝毫不输先生，无论是酷热三伏还是严寒三九，无论是在书房还是在工作室，都能看到她挑灯夜读、刻苦练功的身影。尽管问墨的书法备精诸体，但她依然不断地向艺术高峰攀登。2008年，问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专业研究生高研班学习，2014年获得山东艺术学院书法硕士学位，2018年、2019年问墨分别在国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吴悦石工作室学习，在求学期间得到了诸多书法名家的指点，在理论修养与创作实践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二人同在艺苑耕耘，一起外出写生，一起探讨技艺，相互鼓励，相互融合，共同精进，他们博采众家之长，融汇诸派技法，构图有破有立，亦静亦动，黑白相彰，浓淡相宜，将书法中的狂草技法融于画中，笔墨挥洒尽致、收放自如，令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扈鲁、问墨均为淡泊之人，其艺术创作是为了心之夙愿，抒发人生之感悟，但随着他们艺术成就不断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书画伉俪无意于名却声名益彰，遂以独特之姿立于艺坛。

“扈鲁正在开创‘葫芦画派’，这一观点并非由我首先提出，但是我十分赞同”，“葫芦作为中国花鸟画的题材，最早可以追溯到宋元时代，但是把葫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放置在整个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创作，我以为确实是从扈鲁开始的”，著名画家陈玉圃先生和康征先生把扈鲁的创作提升到了开风气之先的高度，而事实也是如此。扈鲁专意以葫芦为题材作画，不仅将葫芦物象了然于胸，更能体葫芦之情，经多年研习，已达“境界已熟，心手已应，知纵横中度，左右逢源”的佳境。绘画之余，扈鲁不断开拓着葫芦的研究领域，葫芦舞乐、葫芦艺术品收藏、葫芦民俗等等。在他眼中，葫芦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植物，而是一种厚重的文化符号。

在问墨的支持帮助下，扈鲁2007年创

办葫芦画社，2010年创办葫芦文化馆，2012年与地方政府联合成立葫芦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创新中心……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作为孔子家乡大学的一名专家学者，扈鲁倍感振奋、深受鼓舞，自觉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标看齐，推出了“最葫芦·葫芦文化丝路行”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努力推动中华葫芦文化沿“一带一路”走向世界，为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复兴、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尽心竭智、贡献力量。

“最葫芦·葫芦文化丝路行”分为“葫芦文化研究工程”和“葫芦文化传播工程”两大部分。两大工程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共同为“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经济融合贡献力量。

《葫芦文化丛书》编纂是“葫芦文化研究工程”的重要内容。《葫芦文化丛书》第一辑于20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第二辑的编纂工作正在顺利推进，全书完成后将成为系统研究葫芦文化的大型丛书。

“葫芦文化馆”是“葫芦文化研究工程”的重要载体。目前已经收藏了数千件世界各地的葫芦藏品，年接待参观访问学者达到千余人次，成为国内最有特色的专业性葫芦文化展馆之一。依托文化馆这个实践创作与民俗研究基地，扈鲁在《文艺研究》《美术观察》《艺术百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和画作一百余篇（幅），出版专著《扈鲁画语》《写意葫芦》两部。

“葫芦文化课题研究”是“葫芦文化研究工程”的重要支柱。近年来，扈鲁主持完成“葫芦题材花鸟画及其民俗文化意义阐释”“葫芦民俗及葫芦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拉祜族葫芦文化研究”等山东省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多项，其葫芦文化研究成果荣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项。特别是2019年获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葫芦图像艺术研究》，成为海内外第一个葫芦文化研究的国家级项目。

“立体化的葫芦文化展演”是“葫芦文化传播工程”的重要手段。“最葫芦·葫芦文化丝路行”海内外巡展，已经走进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白俄罗斯、日本等数十个国家，及北京、上海等数十个省市，累计举办展演五十余场，观展者数十万人次，成为国内外影响最大、时间最长、水平最高的葫芦文化综合巡展。

“葫芦画社”是“葫芦文化传播工程”的主要平台。目前，葫芦画社已在美国、加拿大等海外以及“世界拉祜之根·天下葫芦之源”澜沧拉祜自治县、中国葫芦艺术之乡聊城、中国葫芦之乡葫芦岛等挂牌，成为海内

外葫芦文化传播的重要品牌。

“多元化的葫芦文化传播”是“葫芦文化传播工程”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扈鲁的研究创作成果，受到光明日报、中国网络电视台、人民网、全日本爱瓢会会报等海内外各级各类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据不完全统计，海内外各类媒体对扈鲁的报道总篇数350余篇。

四

艺术道路无不充满荆棘坎坷，但对于扈鲁而言，感受更多的则是温馨与快乐，因为有问墨的一路相伴。书画兼修的问题与先生扈鲁交相辉映，在创作中逐渐展现出厚积薄发的巨大能量。先后在《中国书法》《文艺研究》《光明日报》《中国美术》《国画家》《民俗研究》《书法导报》《书法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和作品50余篇（幅）。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教育厅重点课题近10项。《图像与民俗的“互勘”——以〈清明上河图〉为例》等多项成果，荣获山东省泰山文艺奖三等奖、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问墨指导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国家级立项。出版专著《传统的魅力》《问墨书画作品》两部。参加文化部“文化援疆”项目以及文化惠民、文化下乡活动三十余场，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国家、省市级展览并获奖。

众誉加身的问墨没有在光环中沉醉，而是站在更高的文化的层面来审视自己的艺术，勇敢担当起一个艺术家的使命。问墨不但数次远赴新疆、云南、辽宁等地参加艺术采风活动，而且多次为美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的访华团和留学生讲授中国书画艺术，用自己的知性优雅、言传身教无数次让外国友人折服在中国书画艺术的无穷魅力之下。2017年10月4日，问墨女士携伉俪二人近年来创作的40余幅精品力作，在党的十九大即将胜利召开之际，远赴白俄罗斯，站在“一带一路”欧洲线上，讲述中国“最葫芦”故事。此次出访和展览既加深了中白双方的文化交流，也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在白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浩瀚艺海，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在这样的背景下，扈鲁、问墨以皓首穷书的雄心壮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历练学识，更以脱去胸中尘俗的内功修养，入古出新，本立而道生，用抱朴守拙之心，渐成大家气象。书画伉俪情意浓，艺海远航共扬帆，祝福这对情笃意合的伴侣在艺术的海洋里永立潮头……